



Sartre

萨特文集

6

● 戏剧卷 [I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6

● 戏剧卷 [I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JEAN - PAUL SARTRE

Théâtre [II]

[Nekrassov, Les séquestrés d' Altona, Kean,
Extraits des Entretiens de Sartre sur le théâtre]

© Editions Gallimard 1956 - 19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文集 . 第 6 卷 / (法) 萨特著; 沈志明, 艾珉主
编 .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ISBN 7 - 02 - 005006 - 9

I . 萨… II . ①萨…②沈…③艾… III . ①萨特,
(1905~1980) - 文集②戏剧文学 - 剧本 - 作品集 - 法
国 - 现代 IV . 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2334 号

目 次

涅克拉索夫	郭安定译 (1)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沈志明译 (191)
凯恩	郭安定译 (371)

附录

萨特谈“萨特戏剧”	沈志明选译 (531)
-----------------	-------------

八 幕 剧
涅 克 拉 索 夫

(一九五六年)

郭安定 译

人 物

第一幕：塞纳河畔

男流浪者，女流浪者，乔治·德·瓦列拉，警官高伯莱，警察甲、乙

第二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儒勒·巴洛丹，女秘书，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穆东

第三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警察，维罗尼克，希比洛，高伯莱

第四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巴洛丹，乔治，希比洛，穆东，莱米尼埃，沙里维，奈西亚，贝尔热拉

第五幕：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房间

警察甲、乙，花店伙计，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夫人，维罗尼克

第六幕：布努米夫人家的客厅

博杜安，沙布衣，布努米夫人，奈西亚，贝尔德里叶，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摄影师，男

客甲、乙，女客甲、乙、丙、丁，巴洛丹，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乔治，希比洛，警卫甲、乙

第七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维罗尼克，沙布衣，博杜安，护理甲、乙，高伯莱，德米多夫

第八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巴洛丹，博杜安，沙布衣，穆东，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

第 一 幕

〔塞纳河岸，近处有座桥。皓月当空。〕

第 一 场

〔男流浪者躺着睡觉；女流浪者坐着，若有所思。〕

女流浪者 噢！

男流浪者 （半睡半醒）啊？！

女流浪者 真漂亮！

男流浪者 什么？

女流浪者 月亮。

男流浪者 月亮，这有什么漂亮的！天天看得见。

女流浪者 说它漂亮，因为它圆。

男流浪者 反正这是有钱人的事。还有观赏星星什么的。（他又躺下，睡着了）

女流浪者 喂！喂！（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

男流浪者 你能不能叫我安静会儿？

女流浪者 （非常激动）看！那儿！那儿！

男流浪者 （揉着眼睛）哪儿？

女流浪者 桥上，路灯旁边。又是一个！

男流浪者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正是干这事儿的季节嘛！

女流浪者 他瞧月亮呢。这事倒叫我挺高兴，因为刚才我也看月

亮来着。他在脱上衣，还把它叠起来。嗨！这人不赖。

男流浪者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小蠢种。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想跳河寻死。

女流浪者 淹死倒挺合我的口胃。只要不往下跳就行。我仰面朝
天躺在水里，全身摊开，河水，就像个小情人儿，从各处进
入我体内。

男流浪者 因为你是女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离开这个世界
时，就得放响屁，干干脆脆。可那小子准得跟娘儿们似的扭
扭捏捏，没错。（又躺下睡觉）

女流浪者 你就不看他跳了再睡？

男流浪者 他还要磨蹭呢。等他决心定了，再叫醒我也不迟。
（说着又睡着了）

女流浪者 （自言自语）我最爱看这种时刻，临跳前的那会儿工
夫。人到了这地步，看上去都挺和善。他俯下身去，盯着水
里的月亮。水在流，可月亮不动。（推男流浪者）跳了！跳
了！（跳入水中的声响）嗯？跳得挺够意思的。

男流浪者 哼！（站起来）

女流浪者 你到哪儿去？

男流浪者 他的上衣！他的上衣留在那儿了。

女流浪者 你总不能撇下我，让我一个人和淹死鬼在一块儿吧！

男流浪者 没什么可害怕的。他沉底了。（往旁边走，准备下场）
他妈的，还没死。

女流浪者 怎么办？

男流浪者 没什么。脑袋又露出来了。光露个脑袋，这是正常
的。（又坐下）不过，我还得等一等。只要他还有口气，我
就不动他的衣服。动了就算偷。（责备似的连续发出咂嘴声）

嘖，嘖，嘖……

女流浪者 你怎么了？

男流浪者 我不喜欢这样。

女流浪者 你到底说什么呀？

男流浪者 他游上泳了！

女流浪者 嗨！你总没有满意的时候。

男流浪者 我可看不上那些窝囊废！

女流浪者 窝囊废不窝囊废，他反正得死。

男流浪者 这回可真是个窝囊废！再说，那件上衣捞不到手了。

我呀，我至少得等他死了才去拿。可我敢打赌，头一个过桥的，不管是谁，准没有我这么高尚。（走到缆桩跟前，解下绕在桩上的缆绳）

女流浪者 罗贝尔，你干什么呢？

男流浪者 （继续放缆绳）我解这条绳子。

女流浪者 干什么用？

男流浪者 （继续放绳索）扔给他。

女流浪者 为什么你要扔给他？

男流浪者 叫他抓住绳子啊。

女流浪者 住手。可怜虫！让专干打捞营救的去搞吧。咱们是流浪人，得老老实实，就像个花坛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你要是出头露面呐，就等着受罪吧。

男流浪者 （被说服）老婆子，你说得就跟书上写的一样。

女流浪者 那么，就别给他扔绳子了。

男流浪者 我还得扔。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还在游。

女流浪者 （走到河边）住手吧，别扔了！你瞧，太晚了，他沉

下去了。总算完了！

男流浪者 （边向河中看去）我们可真不该！（随即又躺下）

女流浪者 上衣呢？你不去拿？

男流浪者 我已经没心思干这个了。瞧，这是一个人，因为没人救他而死了。是啊，这使我想到我自已：在生活里，要是早有人帮我一把……（打哈欠）

女流浪者 快去！罗贝尔！快去！

男流浪者 让我睡会儿好不好！

女流浪者 快，我叫你快点！拿绳子！他又漂上来了。（拉起男流浪者）混蛋！你怎么见死不救？

男流浪者 （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哈欠）你改变主意了？

女流浪者 对。

男流浪者 （把缆绳全放开）为什么？

女流浪者 因为他又露出水面了。

男流浪者 女人啊，真没法理解。（抛绳索）

女流浪者 扔准点儿！（发脾气）你就不知道这样他够不着？

男流浪者 （把绳索又收回来）女人都是一样。一个人刚跳河寻死，可你想叫他心甘情愿地再上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吗？（又抛绳索）

女流浪者 他抓住了！他抓住了！

男流浪者 （失望）他甚至连样子都没装一装。要不，我怎么说他有娘儿们气呢。

女流浪者 他自己拽着绳子朝上爬呢。得救了！你不感到骄傲吗？我可感到骄傲。就好像你给我弄出个孩子来一样骄傲。

男流浪者 是啊！可见在生活里，并不是只有坏人！想当初我要是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好人，从厄运中把我拉出来……

〔乔治上。浑身水淋淋的。〕

第二场

〔前场人物，乔治。〕

乔治（怒不可遏）一群王八蛋！

女流浪者（难过地）你瞧瞧！

男流浪者 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

乔治（揪住男流浪者的上衣，使劲摇晃）你他妈的管什么闲事，混账东西！你把自己看成老天爷啦？

男流浪者 我们还以为……

乔治 你以为什么！今晚这么亮，跟大白天一样，你根本不可能搞不清我要干什么。我要自杀，你听见了吗？你们难道那么卑鄙，连一个要死的人的意愿都不尊重？

男流浪者 您刚才还没到要死的地步。

乔治 谁说的！我那不是马上就要死了吗？

男流浪者 刚才您并非马上要死，因为您现在还没死。

乔治 我所以没死，那是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遗愿。

男流浪者 什么遗愿？

乔治 死的遗愿呗。

男流浪者 那称不上什么遗愿。

乔治 谁说的！

男流浪者 当然称不上。您那会儿还在水里游呢。

乔治 这算什么！我游一会儿，是等着沉底呢。要是你们不抛绳子……

男流浪者 嗨！要是您不抓呢……

乔治 我是不得已才抓的。

男流浪者 什么逼您非抓不可？

乔治 咳！还不是人性嘛！自杀，那是违背人性的！

男流浪者 这回您总算看对了！

乔治 我看对什么了？噢，原来你是个崇拜人性的人啊！我当时不是不知道，我的那个人性啊，它会不答应的。可是，我算计好了，就是它不答应也来不及了。先冻得我浑身麻木，再叫水这么一呛，我就喊不出来了。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想到冒出一个傻老头，利用了我求生的本能。

男流浪者 我们可没想作孽呀。

乔治 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个！大家都想作孽，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吗？要是刚才你也想作点孽，你就会乖乖地等我沉了底，你就会蔫不唧儿地走上桥头，把我撂下的衣服拿走，那可就三全其美喽。我呢，死了；你们俩呢，还能捞三千法郎。

男流浪者 这件上衣值三千法郎！（欲躲开。乔治一把抓住他）

乔治 少说也值三千。说不定值四千。（男流浪者又想躲开，乔治又把他拉回来）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一件漂亮的全新上衣，又暖和，又时髦，丝绸衬里，还有好几个暗口袋。这件上衣从你鼻子底下溜走了！我再去寻底的时候可就要穿着它了。你懂吗，傻瓜！我死了才对你有好处。

男流浪者 先生，这我知道。不过，我那会儿一心想的只是您呀！

乔治（粗暴地）你说什么？撒谎！

男流浪者 我们是想给您帮个忙。

乔治 你撒谎！（男流浪者正要表示抗议）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揍你这小子。

男流浪者 要怎么揍您就揍吧。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乔治 老家伙，我活了三十五岁，人世间什么卑鄙齷齪的事我都经历过。人心哪，我算是看透了。可是，到了我的末日，竟有这么个人模狗样的家伙，有胆子当着我的面，（指了一下河水）在我的灵床前，冲着我说，他想帮我个忙！你听好了，从来没有谁帮过谁的忙。幸亏如此！你以为我会感激你？我感激你？我告诉你，我瞧不上你，就是瞧不上！（忽然有所怀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唉，你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你，我才捡了一条命？（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你说！

男流浪者 不，先生，不。

乔治 那我这条命该属于谁？

男流浪者 不属于任何人。命是您自己的，完全属于您。

乔治（放开男流浪者）是啊，老家伙，命是我的。我这条命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就连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也不欠他们的账。他们没掐算好，这才倒霉地生出了我。谁供养、教育我来着？谁安慰过我最初的忧伤？谁又保护我免遭世上的种种危险？是我！是我自己！我只欠我自己一个人的账。我是我自己所作所为的好儿子！（又抓住男流浪者的衣领）告诉我，你到底图个什么？我临死前一定要弄个明白。是钱吗？你以为我会给你钱吗？

男流浪者 先生，一个人要自杀，恰恰是因为他没钱。

乔治 那总有点什么别的可图了。（恍然若有所悟）没错！你们俩一定是非常高傲的人喽。

男流浪者（不知所措）我们俩？

乔治 你一定想：“此人必非寻常之辈，看他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容貌虽不出众，看上去却聪明伶俐、颇有魄力。这样一位先生，一定不会鲁莽从事，他既然要了结自己的余生，想

必出于某种重大原因。可是，我，我这个阴沟里的耗子，这个区区小虫，这个腐烂发臭的地老鼠，可我比他看得还远，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我比他自己更清楚，我替他作出决定，他该活下去！”这不是骄傲又是什么？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尼禄^①从奴隶们的妻子身边把奴隶夺过来，扔到河里喂鱼；你呢，你把我从鱼嘴里夺下来，又抛给人们吞噬。你这不是比尼禄还残忍吗？你考虑过没有，世人原来要怎样整治我？你没想过。你是任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怜的法兰西啊！要是全国的流浪汉都像罗马皇帝尼禄那样随心所欲，法兰西将变成什么样子！

男流浪者 （惊恐地）先生……

乔治 像尼禄那样！你们最高的享受，就是叫那些活不成的人也死不成。你们专门躲在暗处候着那些当今的厌世者，看准了时机就提起线儿操纵他们。

男流浪者 提什么线儿？

乔治 加利古拉^②暴君，你别装好人了！我们身上都连着线儿，只要人家提线提得得法，我们就跟着跳舞。我是吃过苦头才懂得这一点的。我就这样提过别人的线，我玩了十年。只不过，我，我不像你们那样，我不去招惹受折磨的苦孩子、被人家玩弄过的姑娘和有家室之累的失业者。我专找那些飞黄腾达、权倾一时的阔佬，专到这些人家里去花言巧语连哄带骗。噢！生活就像打扑克牌一样。有时候啊，一对七就能战

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残暴闻名。

② 加利古拉（约12—41），罗马皇帝，公元三十七年至四一年在位，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胜四张同花。一个不名一文的加利古拉式的人物就能牵动我的绳子，叫我这个过去牵着世上大人物们鼻子走的人在月光下跳舞。（稍停）算了吧，我还是跳河的好。再见了，晚安。

男、女流浪者 晚安。

乔治（又返回来对男、女流浪者说）你们不会再救我吧？

男流浪者 再救你？

乔治 是啊，绳子，在那儿，不会了吧……

男流浪者 哦！不会了！我发誓，我们再也不干那种蠢事了。

乔治 要是我在水中挣扎呢？

女流浪者 我们就只搓搓手。

乔治 我要是喊救命呢？

女流浪者 那我们就唱歌，把你的声音盖住。

乔治 真好！好极了！（仍在原地不动）

女流浪者 再见啦。

乔治 多少时间浪费掉了！我本应该死去十分钟了。

男流浪者（胆怯地）哦！先生，十分钟，这算得了什么？

女流浪者 特别是像您这样，当永恒就在眼前的时候。

乔治 我愿意在永恒里见到你们！永恒刚才是在我的眼前，这是事实。不过，由于你们的过错，我让永恒溜掉了，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抓回来。

男流浪者 永恒不会走远的。

乔治（用手指着河水）用不着找了，永恒就在那儿。现在的问题是要到那里去与它会合。请理解我：刚才我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走在一座桥上，恰好这时我感到绝望，这两种场合不是那么容易碰到一起的。现在呢，我不再站在桥上了，但是我希望——听好了，我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还处于绝望之中。哎！它们来了！

男流浪者 （吓了一跳）谁？

乔治 促使我死的理由。（扳着手指头数）这些理由一一都在。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不打算阻挡您，先生，不过，既然您已经找回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您要是不嫌我们冒昧的话……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很喜欢知道您的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这些日子，我们看到不少人跳河……

男流浪者 （急促地）可并不是天天能找到机会同他们谈谈。

乔治 星星啊，转过脸去吧！苍天啊，快把你的月亮带走！应该有两个太阳，才能把人类愚蠢的叽里咕儿照亮。（向两个流浪者）你们竟敢问我想死的理由？倒是该我，该我问问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男流浪者 我们活着的理由……（向女流浪者）你，你说得上来吗？

女流浪者 说不上来。

男流浪者 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

女流浪者 既然开了头，就得过下去。

男流浪者 反正总要到头，干吗非要自己往台阶下走呢？

乔治 到头是要到头的。可落得个什么样子？还没死就成了臭肉一摊。别错过我给你们这个机会。把手伸给我，咱们三个手拉手，一齐跳。这样，死就成为一桩乐事了。

女流浪者 可是，干吗非要死呢？

乔治 因为你们早就倒下了。生活，就像剧院里失了火，一片慌乱。大家都找太平门，可是谁也找不到，你挤我，我撞你。谁要跌倒了，那就活该倒霉，马上被众人踩在脚下。四千万法国人都在你们脸上踩来踩去，这分量你们感觉到了吗？可谁也别想踩我。我周围的人都叫我踩过了。今天，我倒在地